

開放文學 – 科幻寓言 – 新紀元

第十二回 為黃族劉教習下山 遭綠氣傳統領殉國

話說黃之盛當年在本省高等理科學堂肄業的時候，有一位化學教習，姓劉名繩祖，是浙江青田縣劉誠意伯的後裔，學問精深，與黃之盛極其投契。迨黃之盛畢業之年，這位劉教習年已古稀，又素來淡於仕進，遂隱居括蒼山中，與人世不相聞問。但他當年曾對黃之盛說起，西人所造的綠氣炮，乃最凶極毒之物，倘戰時其人用此，只有避在上風，不令炮煙侵犯，方保無虞。否則只有設法教他先行燃發，使他臨陣時僅餘空炮，亦可無害。黃之盛曾問及可有方法破這綠氣炮，劉教習說：「只有用我那化水為火之法，將裝配這炮的敵艦，一把火燒了，也算破他之策。但是這化水為火之法，也凶毒異常，不能傳與他人的。」因此黃之盛此時聽了秦監的說話，就陡然想起劉教習來。

只是一說，劉教習享慣了清福，就是國家五徵三聘，他也是高臥不起的。除非自己親到括蒼山中去請他，或者能暫時下山一走，也未可知。黃之盛再四躊躇，實在除去自己親走一遭，沒有他法。於是傳令教所有全部艦隊，擺成了一個一字長蛇陣，駛到暹羅國地面，一個荒島之旁，揀那無風的所在都下了碇，又差秦監速行趕到前面，把先鋒艦隊追回，屯在一處。一面電奏中國大皇帝，陳明自己要親身去請劉繩祖的原故；一面召集參謀文案及來投營效力的一班人，當面吩咐道：「本帥目下為著敵人要用綠氣炮的事，不得已要到浙江走一遭，往返不過兩禮拜，這裡的軍務，就請眾參謀共同商議而行，倘敵艦前來掩襲，須要將全部艦隊都駛在上風，使他綠氣炮不能取勝，最為要緊。如無敵艦來到，切不可輕易挑戰，致罹不測。」說罷又將海傳兩統領即各艦將弁，一概傳到，吩咐道：「本帥有事要回中國，約半月之久，諸君俱要悉聽參謀官節制，斷不可輕舉妄動，致生意外。再者本帥回國之事，切不可泄漏風聲，違者定按軍法。」大眾聽說，都趕忙答應道：「敢不謹遵元帥的將令。」黃之盛當下就調到一艘水底潛行的魚雷艇，別了大眾，帶著參謀官周鳴鶯，踏上這艇，立刻徑向東方洋面開駛。

按下暹羅海面上的事，單說黃之盛舟行兩日，到了越南東京，當即捨舟而陸，趁了滇越鐵路的電車，到了雲南省城，又改乘雲龍鐵路火車，到了廣西，又由粵漢鐵路轉入滬漢杭滬浙閩等鐵路，到了浦城界上。又趁了處州運煤的鐵路，徑詣青田，詢明括蒼山劉教習隱居的所在，窮半日之力，與周鳴鶯登山越嶺，來到一所棕毛遮蓋的竹屋門口，正待要叩門進去，請見劉繩祖，忽見屋後山澗邊一條小石橋上，有一童顏鶴髮的老者，踏歌而來。黃之盛定睛一看，正是劉老先生，便迎將上去口稱恩師，脫帽致敬。劉繩祖猛然看見了黃之盛，倒覺詫異，忙問你到此何干，黃之盛道：「說起話長，可否容某到恩師屋裡去詳細稟陳？」劉繩祖聽說，便慢慢地走到竹屋之外，推開了門，引著黃之盛、周鳴鶯兩人走入一所小小的八角棕亭，分賓主坐下，少時童子捧上茶來，黃之盛先問了恩師的好，然後把來意細細述了一遍。劉繩祖聽畢，把眉峰一皺，說道：「老夫年逾九旬，安能任跋涉之勞，然看著同胞分上，此事卻義不容辭，但是沒有一個能為老夫代勞的人，如何是好？」黃之盛道：「可否把那化水為火之法，傳授與某，也省得恩師跋涉一番。」

劉繩祖搖頭道：「不好不好。」說罷，許久皺眉不語。黃之盛忍不住，又啟口說道：「此番恩師若不助某一臂，眼見得是要全軍覆沒的。」劉繩祖道：「罷罷，老夫就拼著受些辛苦，和你走一遭罷。」黃之盛聽說，好似膺了九錫一般，喜得手舞足蹈，忙又問道：「恩師有此愛種熱腸，真是中國的幸福，敢問恩師哪天可以動身？」劉繩祖道：「你休得性急，老夫料得敵人探知你不在軍中，必乘間前來攻擊，以圖僥勝，老夫包你五天之內，可以回到暹羅海面便了。」黃之盛來的時候，路上足足走了七天，今見說是五天可到暹羅海面，不知老先生是何神術，因此愈喜不自勝。黃之盛正在心下打算，只見劉繩祖吩咐童子把我的遊艇抬出來，拂拭拂拭，這東西已五年不用，恐怕裡面的機關，都生了鐵鏽了。童子答應著去了，少時，有兩個垂髫小鬟，端了一壺村釀，五個小盆子，盛著些山肴野味，放在竹案之上。

劉繩祖便命在竹案的抽屜之內，取出三副杯箸來招呼兩人入座。

黃之盛與周鳴鶯不敢遜讓，隨意飽餐一頓，食畢，先時去的童子，已候在旁邊，說游船已收拾好了，請老先生就此動身。

黃之盛聽說，不覺駭然，看那劉繩祖只見他立起身來，轉入北首一間屋子裡去，不知與何人說了幾句話，便走出來招呼自己與周鳴鶯，走出大門外，只見那東首空地之上，擺著了一個飛行空中的小氣球，劉繩祖走上前把氣球的門開了，黃之盛、周鳴鶯也跟著一同走入，只見裡面有三四個洋錦的小杌子，還有許多乾糧、水果、牛乳、餅乾等類，堆在一旁。劉繩祖與周鳴鶯、黃之盛坐下之後，就把氣球門關上，停了一會，黃之盛覺得身子有些搖蕩，回轉頭對著玻璃窗子往下看時，只見下邊山川林麓，都從眼底下刷過，曉得氣球已升在半空之上，胸懷好不舒暢。自從這日起，這氣球在空中飛行了兩日兩夜，往下看時，只見下面一片洪波巨浪，茫無涯渙，估著已是到了南洋海面了。又過了一日一夜，早又行過了越南海面，黃之盛懸念著自己的艦隊，恐怕敵艦前來攻擊。這日天甫黎明，就只管對著玻璃窗，往下觀看，及至行近了暹羅洋面，不料前面果然有一片黑煙，籠罩水面，黃之盛叫聲不好，取出測遠鏡來，再行細看，只見有五六艘中國的戰艦都亂紛紛的向東方逃竄，後面追趕的敵艦三艘，還在那裡開著綠氣炮，任意攻擊。又再看前面荒島之旁，並沒有一艘中國兵船的蹤影，黃之盛急得連連頓足，只叫如何是好。劉繩祖見了，在旁相勸道：「此時急也無用，常言道：勝敗乃兵家之常事，且把氣球掉頭向東，隨著戰敗的自己艦隊而行，再作道理。」

原來荒島裡的艦隊，自從黃之盛動身之後，顯利提督探得中國大隊兵艦，將次駛到新加坡，就發電到魯總督處告急，魯總督因為在印度廠裡製造的綠氣炮，將次造好，隨即復電，說目下但請小心嚴守，不日綠氣炮造成，就可以取勝了。果然過了一禮拜，魯總督自己率領了大小軍艦三十餘艘，內中英俄、弗獨、瑞典、挪威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丹馬、比利時、意大利等國俱派有數艘，只有希臘、瑞士、羅馬尼亞、塞爾維亞幾國的軍艦俱在惡國境內，幫同抵禦匈奴律，有十餘艘在地中海，與埃及對壘，不能隨著魯總督偕來。魯總督全軍於七月二十二日起碇東行，至二十八日，到了巫來由海峽，顯利探知魯總督親自來到，直迎到數百里之外，魯總督與顯利會晤之後，先問麻克雪夫被中國火攻情形，與目下中國兵艦的舉動，顯利備細告知，並說這兩天暹羅洋面上不見動靜，想是又有什麼佈置了。

魯總督道：「黃之盛是個小心謹慎的人，按兵不動，必有原故。」

便密派兩艘潛水魚雷艇，前往偵探。過了一日，那偵探回來，報稱中國的艦隊少了一艘中軍帥的坐艦，又不似日前熱鬧，想黃之盛不是患病，必是往他處去了。魯總督聽說，便道：「既然中國艦隊中途不進，其中必有道理。古語云：先人有奪人之心，我們當趁此時機，努力前往攻擊，免得他停留長智了。」

這日到了半夜一點鐘時分，魯總督把十尊綠氣炮，分配在十艘戰艦之上，又派出巡洋艦十艘，命顯利統領了，前往暹羅洋面挑戰。顯利奉統帥的將令，立刻會合眾艦，向暹羅國方面開駛，第二日就是黃之盛回到南洋這日，洋面上的西北風很大，中國偵探艦探知敵軍來到，急急報知眾參謀官，眾參謀就傳令，教各艦要化整為散，搶著上風奔避，以免為綠氣炮所窘。各艦當下就恪遵號令，一起一起的起碇，向荒島後面駛行，誰知正駛了三四里，敵艦已魚貫而至，迎面就遇著右翼的艦隊，不等中國艦上開炮，便燃了一門綠氣炮，傳翼在北舵樓上望見，要想走避，已是走避不及。炮煙過處，腦經一眩，就從舵樓上掉將下來，可憐應了古人「出師未捷身先死」這句詩，這時凡是傳翼艦上的兵士，被綠氣熏著的，個個暈絕，就是他艦的軍士，只要鼻子管裡吸著些許綠氣，都身不由主，跌倒在地。況兼敵軍的綠氣炮，又迭二連三的開放過來，只放得中國左翼艦隊裡的兵弁，人人送命，個個歸陰，只有艙底下司機及燒火的工人沒有被綠氣熏著，保全了性命。顯利見中國軍艦上的人已同時斃命，掌舵無人，那艦身在洋面上如醉人一般，橫衝直撞的亂駛，便傳令部下各艦上前擒捕噫。也是中國的艦隊不該全軍覆沒，這些敵艦只顧貪功，圍捕中國右翼各艦，所有中軍與各國助戰的軍艦，俱乘空駛往荒島後面，只受東南風不受西北風的所在去了。惟有左翼二三四號鐵甲戰艦與兩艘蚊艇，於路

被顯利瞥見，派了三艘戰艦上前兜擊。這三艘戰艦就是黃之盛在氣球裡窺見的，內中有一艘帶子一尊綠氣炮，還有兩艘就是平常戰艦，這邊中國的五艘軍艦，料敵人都帶著綠氣炮，不敢迎敵，撥轉舵來，往東方便駛。這一天一直駛了三百餘海裡，那三艘敵艦只在後緊緊跟追，直至黃昏時分，見洋面上轉了東風，又海霧溟濛，咫尺莫辨，恐怕或有疏失，方始快快而回。

此時黃之盛與劉繩祖等乘著氣球，跟了本國的五艘戰艦，在空際飛行到晚，見敵艦已往後退去了，方才請問劉繩祖，今夜作何區處，劉繩祖道：「且看他們碇泊在什麼地方。」停了一會，那五艘戰艦細審後面無人追襲，便在洋面上雁翅排開，暫時停泊。劉繩祖見了，就把氣球落將下來，齊巧落在自己第三號戰艦之上。看官要曉得昔年洋人造的氣球，都是隨風飄泊，落下時不定在什麼地方，劉繩祖所乘的氣球，是自己用新法改良的，所以能起落自由。黃之盛見氣球已經落在自己艦上，連忙走出來一看，不覺大吃一驚，正是：飄揚只剩旌旗影，寂靜不聞笳鼓喧。畢竟不知看見了什麼東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